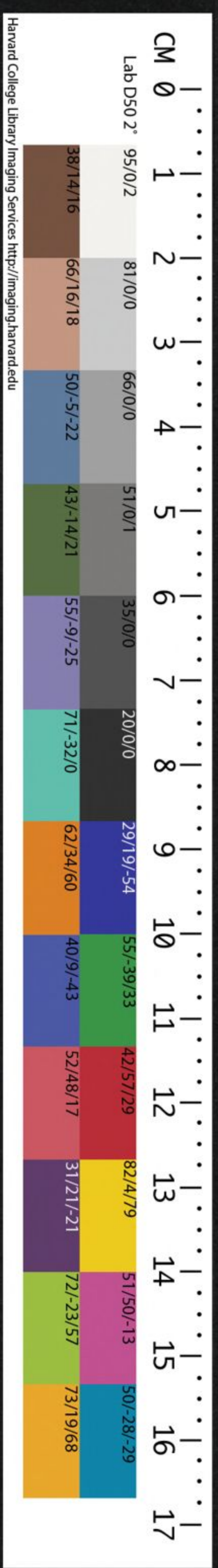


2570/3202C

38



38

列傳卷第二十九

晉書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御撰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
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
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
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
也周召贊其外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
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卽世天祿
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
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

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
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
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頊一
呼海內沸騰墮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
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大於是分王子弟列
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
吹壑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鉅醢次乃吳
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
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
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

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
魏武志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
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
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
石或出擁旄節蒞獄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
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
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二爲莽
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
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
未加而害及初廼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

招陽興發有其甚亦其乘輿幽繫更同姜里胡羯陵
侮宗廟立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
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
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
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
憝則外寇焉敢馮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今天子暗
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上崩何以言之琅邪
辟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繫大不可同年遂能匹
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
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澗東海之徒家

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
政亂則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
八王故序而論之摠爲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字粹微義宗顯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敏有
才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
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
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
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
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

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
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
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閔上言卽變之然由亮而
出乞巧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
援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
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
奏免亮官削爵上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
歲矢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
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二百力爲
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

南王亮

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
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
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
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
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太后隨事聞奏三年
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
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皂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
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
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
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

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
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月之舞封
子美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揚
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
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
過葬駿欲劾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
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
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
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
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

以南王亮

馮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
不趨劔履上殿增椽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
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
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
欲奪其兵崔瑋其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
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
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寵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
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
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
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

言十六

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
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
人坐亮下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
敢害者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為亂兵
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髮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璋誅
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二百
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朝
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秉宗熙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為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
贈典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為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
乃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
永興初率眾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
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桑
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
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為軍諮
祭酒建武初為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
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
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
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

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
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為三事泚
伏誅弟指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羨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
被害也羨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
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楷誅進爵為王歷步
兵校尉至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
拜侍中以長沙王又黨發為庶人惠帝遷洛後羨
封為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
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永

南王亮 子羨

斬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鄧
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
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
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羨屬尊
元會特為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太宗師加
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
尉明帝即位以羨宗室元老特為之拜羨放縱兵
士劫鈔所司奏免羨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羨與王
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羨依安平獻王
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弟南

頓王宗兇官降為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業誦峻
稱述其勲峻大悅矯詔復業爵位峻平賜死世子
播播弟克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
以業孫珉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為公討劉
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戶為征虜將軍
與兄業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
西都以宗為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
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右衛將軍與盧
胤俱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粲庾亮志趣不

子業宗

同連結輕俠以為腹心粲亮並以為言帝以宗戚
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為亂亮排閣入卧
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為驃騎將軍胤為太宗
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
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
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既而原
之三子綽超演廢為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為
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為王永嘉末沒
於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尚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恨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以瑋並薄於行爲瓘猶收瓘等與共爲人慮故瓘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攀孫稱瑋命

宗熙 楚隱王瑋

誣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也宮諸門發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尅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發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

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璫上大宰太保印綬侍
中參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璫官屬
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
所問若不奉詔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
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璫殺之岐盛說瑋可
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
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
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
無復一人宮和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
將赴秦王宮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貴

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
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
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
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
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
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躰先帝
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歎歎不能仰視公孫宏
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
莫不隕淚百姓為之立祠賈后先惡薤亮又忌瑋
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

子範為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為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嘗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喪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

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氏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申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頌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頌不可移難與圖權倫

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大說倫嬖人孫秀
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
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
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
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
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
司督路始使為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
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
曰太子為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
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

簡王命

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王翻覆以
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
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
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妬聞之倫秀
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
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晦其謀乃辭疾秀復
告右衛飲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
等以鼓聲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
與賈謚等殺吾太子命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
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

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朔軍校尉齊王
固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
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
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
尚書以發后事仍收捕賈謚等乃中書監侍中黃
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
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部景露版奏請
手詔倫等以為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也
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
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

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督中
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六宣文輔魏故事
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八參軍十人掾為
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琴領元從僕
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
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
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
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
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
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

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叛
晉興偽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
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為已部曲督前鋒尉石
崇詣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
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固以倫秀驕借內
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固鎮許拿允護軍允
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允錫增封五萬戶
倫偽為節讓詔遣下官詣府取勸侍中宜認然後
受之加奉撫軍將軍領軍將軍假鎮軍將軍領護
軍將軍度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詔為侍中又以

孫秀為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
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
匿兵士衆過二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
西道為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
劉遠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承為丞
相居司徒府轉準遠為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
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
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考淺薄鄙陋馥上反閭狼彊
戾詭愚器輕詆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
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暮

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
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
惑巫鬼聽妖邪之說悉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
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
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道謀可成以太子詹
事裴劭左軍將軍下粹等二十人為從事中郎家
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
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而作禪讓之說使
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副奉皇帝璽綬
以禪位於倫倫偽讓不受於是三臺諸王群公卿

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與
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壁前三部司馬示
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
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
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齒簿數百人
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葉駒
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
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
太極殿滿奮崔隆樂廣進爾殺於倫乃僭即帝位
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

將皆不試計吏及四之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
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
令長赦曰在職者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
為廉吏以世子恭為太子馥為侍中大司農領護
軍京兆王虔為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為侍
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
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
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叔立斬殺
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為坐時人為之讓曰貂
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軍之

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
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
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
焉秀任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
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上其紙
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
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
所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
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
其閉置宇室明日開視尸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

口上有瘤時以為妖焉時燕王固河間王頤成都
王頤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固等必有異圖乃
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二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
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已之及林為衛將軍深
怨不得開府潛與恭棧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
功臣皆小人掩亂朝廷可一時誅之恭以書白倫
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
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興入因收林殺之誅二族
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子堅
輔為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為折衝將軍率兵二

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閻和等
率九千人自犒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
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召東平王樹為使持節衛
將軍都督諸軍以拒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
朝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
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家日為淫祀作厭勝
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
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
欲遣馥度領兵助諸軍戰馥度不肯度素親愛劉
輿秀乃使輿說度度然後率衆八千為二軍繼援

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
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
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囹輜重殺數千人遂
據城保邸閣而囹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囹
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棄勝至于潁上夜臨潁
而陣囹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
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
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喜乃復遣超而度
度乃超還會泓敗囹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度
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鏡氣內挫泓等

悉其諸軍濟潁進攻囹營囹出擊其別率孫髦
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
營秀等知三日日急詐傳囹營執得囹以誑惑
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倚伏胤孫會皆討節各不
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
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
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
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
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
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西品

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戰內外
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闈去還下舍許超
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
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
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
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守衛諸門
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輿自往攻秀閉中書南門輿
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濠走出左衛將軍趙泉
斬秀等以徇收孫許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
將軍謝悛黃門公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

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閣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
輿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
閤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
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
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
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
自華林東門出及考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
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
斥殿御廣室送倫及考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
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

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汝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
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
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
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李馥度謂付廷尉獄
考竟馥臨死謂度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
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
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豫謀大事者
張林為秀所殺許超士倚孫弼謝恢殷渾與秀為
王與所誅張衡閻扣孫恩皆越自陽翟還伏胤戰
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固還

洛自殺王與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固又
伏法

齊王固

齊武閔王固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
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詎候皆
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固號踊訴父病為醫所
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為嗣元康中拜散騎
常侍領左軍將軍朔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發
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固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
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為平東將軍假節鎮許

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
之固因衆心怨望潛與雍州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
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胡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固
既有成謀未發恐事覺乃與軍司管龍殺穆送首於
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
勗龍驤將軍董文筆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
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
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
于固固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輔出堽坂
與固交戰固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

於黃橋固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
帝反正固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
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
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親
故事固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築
第館比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
大匠營制與西宮等擊千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
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
官符勅二臺選與不均惟寵寵親昵以車騎將軍尚
勗領中領軍封萬歲爲安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

陰平公劉真安鄉公譚泰封立公號曰五公委以
心膂殿中御史垣豹奏事不先經四府即考竟之
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
極諫王簿王豹屢有箴規固並不能用遂奏豹殺
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
子旬即收殺之固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
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
以居之矣指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
冒鋒刃此一難也六雷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
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

幕之陋安踞壁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
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
四難也擲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并幽宮之帝復
皇祚之業此五難也此世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
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
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
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
族構篡奪之禍冉冉曹梟去之刑群王被囚搃之
因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
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

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昔主無嚴虐之暴
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于貞愛聖慈惠和尚
經人心四海所係寧其仕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
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
曾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
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遇臧札之風留狗萬物不仁
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安萬機於二王命方嶽
於群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
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蒲金石不
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

大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
之凶累五嶽之安居累旬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
以百揆預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囚之墉及其
危亡之憂過於潁翟之慮群下竦戰莫之敢言惠
以甚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天石之禍赴大王之
義脫冠冑從戎于許契關戰陣功無可記當隨
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仔南郢樂毅適趙志
懸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楚違情隆二臣
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述一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
就鈇鑕此惠之死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

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顯
誅固因導以利謀顯從之上表曰王至多故禍難
固已大司馬固雖鳴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
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固不能固守
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
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
清篡逆謀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緝洛城阻兵經年
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懷樂官市署用自
增廣輒取武庫秘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薨知其
逆節未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顯徒以樹私黨僭

齊王固

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
群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
偉惛惛擁停詔可葛旃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
貨賂公行群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貨
謀不罪忠良伺闚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固
所行實懷激憤即日却軍校尉李含乘駟密至宣勝
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
固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
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
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又同奮忠誠

廢固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
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固
阿衡之任顯表旣至固大懼會百寮曰昔孫秀作
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
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
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
東海王越說固委權崇讓固從事中郎葛旆怒曰
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
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
行封事毅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

齊王固

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第
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
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
兵攻固府固遣董文陳立宮西又遣宋洪等放
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固令黃門令王湖悉
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又繹大司馬謀反
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
帝幸上東門夫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祝明日固
敗又擒固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
出固猶再顧遂斬於闕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

三十八

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
于金墉暴囚口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歛囚故
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囚之盛也有一婦
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使
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者布拍腹為齊持
服戢而囚誅永興初詔以囚輕陷重刑前勲不宜
堙沒乃赦其二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
囚祀歷負外散騎常侍先照初追冊囚曰咨故大
司馬齊王囚王昔以宗藩稱胤紹世緒于東國作
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

齊王囚

元勳大濟穎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
典以疇茲顯懿廓上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
字蕭墜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
建取侮一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
其法猶思其人况王功濟朕身勲存社稷追惟既
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新緒
禮典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
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朕命疑乎爾心嘉茲寵
崇予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囚唱義元勳
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詔元

齊王囚

齊王囚

齊王囚

齊王囚

齊王囚

弟皆沒于劉聰固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
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固之祀歷散騎常侍元
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還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
虞備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為玄前鋒所害贈光
祿勳之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鄭方者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
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固輔政專恣
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逆民獻書於固曰方
聞聖明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

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
大王擲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
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士
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為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群
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
其失四也又與義兵軟血而盟盟定之後賞不踰
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
王建非常之功居宰衡之任謗聲盈塗士人懷忿怨
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固含忍荅之云孤不能致五
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義

長沙厲王義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負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義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義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義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義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義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之國義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義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義殺之進軍為成都後係常

山內史程恢將貳於義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義見齊王囧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囧傳檄以義為內主囧遣其將董文襲義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憶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太子與囧相攻起火燒囧府連戰三日囧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本以義弱囧彊冀義為囧所擒然後以義為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義為宰相專制天下

既而又殺罔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孫河南尹
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並誅之顓遂與穎同伐
京都穎遣刺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
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乂爲大都督以距顓連戰
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
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
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曰
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
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
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

長沙王

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逃骨肉主上怨傷尋已
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
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
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群臣同忿聊即念將示亘
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
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
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
當前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
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
復遣書穎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

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
族專權揚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
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
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兇同
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
戎自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
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
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未
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
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

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
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被穎軍斬獲
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
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
未可尅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
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
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
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
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
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

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
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
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多而殺之
又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
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
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
士不之問也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
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
言焉永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常侍後沒
于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
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
騎將軍賈謚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
謚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由是
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
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囹
舉義穎發兵驤固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立太
守鄭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平太守
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昇州刺史李毅

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倚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頴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倚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倚旣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倚等奔潰頴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頴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固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固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

擅威權頴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頴拜謝曰北大司馬臣固之勲臣無祿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固別固大驚馳出送頴至七里澗及之頴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頴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

小九人
疆賊相持既久百姓剝瘼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
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邯鄲闕米十五萬斛以振
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
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為傷惻昔周王葬枯骨
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况此等致死王事乎
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斂祭葬
於黃橋北樹枳籬為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
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
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
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

成節王穎

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以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固
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中書令卜
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大
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
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
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
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
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罔敗穎懸執
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
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

固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南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顥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殷琚穎次朝敵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鼃陸機戰敗死者甚眾機又為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眾萬餘欲虜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峯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

成都王穎

郡拜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為儲副遂廢太子粲立為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穎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眾望求興初左衛將軍陳瞻中郎逯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眾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眾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

石超率衆五萬次下蕩陰貽二弟匡規自鄴赴王
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至王
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穆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
散乃棄天子於橐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
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
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
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出冀州不進與騰及烏
丸羯朱龍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
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
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

成都王穎

監慮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
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
乃挾帝擁穎反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
顥發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發河北思
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
然顥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
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
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
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趣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
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

與二子盧江王普中郡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頴丘太守馮嵩執頴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頴為鄴都所服慮為後患秘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頴死頴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頴曰卿年幾徽曰五十頴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頴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躄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頴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

頴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為頴報讎遂出頴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頴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頴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頴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毅子遵為頴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子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龍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

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顓可以
為諸國儀表元康初為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
梁王彤為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
得都督關中顓於諸王為踈特以賢舉及趙王倫
篡位齊王囧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爽自稱侍
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囧遣信要顓顓遣
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
於長安市要斬之及囧檄至顓執囧使送之於倫
倫徵兵於顓顓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
顓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木令龍驤將軍領督護

席遠等追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
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囧論功雖怒顓
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
後含為翊軍校尉與囧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驥等
有憾遂奔顓詭稱受密詔伐囧因說利害顓納之
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為都督率諸軍屯
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
討囧及囧敗顓以含為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
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顓陰謀具以告乂
乂乃誅含等顓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為名使張

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
方遂進至西明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
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爲營於是築
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
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顓爲太宰大都
督雍州牧顓廢皇太子而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
年大赦左衛將軍陳旌奉天子伐穎顓又遣方率
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
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
壘掠府軍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

逼天子幸長安顓乃選置百 改秦州爲定州及
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顓
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
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比討博陵如此天下
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顓慮事大難濟不計乃假劉
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表王
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
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領軍張方故壘
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表
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

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尅期奉
迎先遣說顓令送帝還都與顓分陝而居顓欲從
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顓乃令方親
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刀
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顓先遣將呂朗等
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
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顓懼又遣馬瞻郭
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顓乘單馬逃于太
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
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

可問王顓

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顓於南山顓初不肯
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顓表稱柳病卒
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翼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
守賈疋等起義討顓斬馬瞻梁邁
東海王越遣督
護粟晃率國兵伐顓至鄭顓將牽秀距晃斬秀
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顓保城而已永嘉初詔
書以顓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
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二子詔以彭城元王直
子融為顓嗣以封樂成縣王亮無子建興中元帝
又以彭城東王釋子欽為融嗣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
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
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訢及琅邪王休子繇俱侍
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
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
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為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
五十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為中書令徙
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因
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各與

左衛將軍朱默夜收又別省逼越為主啓惠帝免
又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
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鄴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
州都督東平王楨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
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
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顥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
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
曹馥為軍司既起兵楨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
領徐州都督以楨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
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顥挾

天子發詔罷越等皆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後
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
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於陽王越遣督護曰徽
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眾潰越進屯陽武
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顯斬送張方首求扣尋變計
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燈駒次宿歸等步騎
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僕錄尚書以下邳濟陽
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
河王暉舅越之姑下也與暉妹夫詣尚政共說越
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為群

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
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叱左右斬之
以政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
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
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
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兖州天
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
晞有隙尋詔越為丞相領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
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野城越恐清河
王暉終為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弥入

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郾
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
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
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暉
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
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汲示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
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
既渡河甄退李暉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
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以太學爲府疑朝臣
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討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

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
徒越既與荀晞構怨又以頃與事多由殿省乃奏
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
出者畧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
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
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
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訛謗時政害之而
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
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春蠶春蠶有固志
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

今幸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
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
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茲所憂逾重遂行留
妃裴子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并何倫
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
項王公卿士隨從者其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
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
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
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
難投袂忘從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

東海王越

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
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
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
史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畜為
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於已府不
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之所在寇亂州郡携
二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
于項秘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為大將軍統其衆還
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甯平城將軍錢端出兵
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

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弥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為縣王何倫李憚聞越之死秘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為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李憚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為人所略賣於吳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去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

送形而位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公室廟寢廟仿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其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太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弟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奕繼之哀帝徙奕為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冲為會稽王桓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豐稔爰商宗周嗣歷禍纏管
蔡詳觀曩冊必聽前占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
鬱鬱與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台飾衣禮
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
之性遂成凶佞或位居朝右或職祭近禁俱為女
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宣是庸罔
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蕩怨酷
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整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
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維墜揚毒懸規九五之夫神
器焉可渝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祝享彼

天牛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固名父之唱義勤王
摧偽法於既成極皇與於已墜策勲考績可
稱然而臨禍忘憂運心縱欲曾不知樂不極盈
難又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
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
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
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慄慄懷烈士
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
可觀穎既入揔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
東夏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顯任

含之。詐杖張方之陵。霍遂使武閔喪元長沙。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驅北巡異乎。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觀風若火燎原。猶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割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豐。已歎聲。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祏顛覆。數十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虜竊焉。而天下地閉。戎兵接而宮朝隳。屬其

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為梗其入之謂矣。

贊曰。亮撓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連禍。遽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端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謨。德之不建。良可悲。長沙奉國。始終匪懈。功虧一篑。奄罹殘賊。享度王效立名。場合從。關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俱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八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如之變。抑惟自取。

列傳卷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